

斷魂劍客俠女情

塞上云飞

著



目 录

(一)

第一章	疑窦丛生.....	(1)
第二章	血溅山门.....	(43)
第三章	雾里姻缘.....	(72)
第四章	密室夜探.....	(132)
第五章	心照不宣.....	(171)

(二)

第六章	菊心剑胆.....	(221)
第七章	侠女痴情.....	(329)
第八章	冤家路窄.....	(373)
第九章	情海浮沉.....	(405)

(三)

第 十 章	绝路逢生.....	(443)
第十一章	妙偿夙债.....	(473)
第十二章	斩草除根.....	(507)
第十三章	松林惊风.....	(556)
第十四章	柔情铁骨.....	(591)
第十五章	孤胆侠女.....	(636)

(四)

第十六章	虎口逞雄.....	(667)
第十七章	赌场斗勇.....	(706)
第十八章	巧赚真情.....	(748)
第十九章	风声鹤唳.....	(748)
第二十章	恨海情天.....	(813)

第一章 疑窦丛生

残星疏映，薄雾蒸腾，已是四更过半。

山野岑寂，纹风不起，没有犬吠鸡啼，也没有往日的松涛呜咽！

位于鄱阳湖畔大孤山南麓松林间的沈家庄，正逐渐被缭绕升起的白雾弥漫。

一切是那么安详！静谧！

就在这时，蓦然传来一阵疾速的衣袂破风声。

只见一道淡灰快速身影，疾如星飞丸射，正向着松林间的沈家庄前急急驰去。

这不是夜行人活动的最好时候，却是一夜中最黑暗的一刻。

根据那道灰影的快速身法，显然是个武功不俗，轻功造诣颇深的高手。

看他如此匆忙，很可能是沈家庄发生了紧急大事，他必须在天明前赶回去。

也许，他在外面听到了什么重大消息，特地赶回来，请求老庄主八臂神钩沈鸿熙处理。

也许，他正要趁着此刻的黑暗，来做一件震惊武林，轰动江

糊的骇人事情！

不错，很有这个可能。

那道快速人影，飞身纵进护庄林后，突然将身形慢下来，举止变得特别谨慎。

那人沿着庄前大道前进，脚步轻灵而快速，两道闪闪如灯的目光，犀利的察看着庄道两侧，雾气蒙蒙的扩庄松林内。

高大庄门就在前面，但他却斜穿松林，直奔右前方的高耸庄墙。

时间短暂，似乎不容他有所迟疑。

只见他微俯上身，快步通过了庄前空地，迅速到达了庄墙下，他抬头向上看了一眼，接着一长身形，毫无声息的飞上了墙头。

紧接着，身形一闪，轻飘飘的纵进了庄墙内。

墙内植有一排整齐的花树，面前就是厅前厢阁，后面通向庄后的青砖通道。

那人看也不看大厅方向，以及右侧相连的数座独院，沿着青砖通道，直向庄后内宅奔去。

很可能，这人就是沈家庄上的人，至少他对庄上的形势环境十分清楚。

只见那人极轻灵的到达内宅侧院的高墙外，墙内即是品字形的三座高楼，每座楼高均达三层。

因为，正中三楼的东间窗上尚亮着灯光，一名背剑女警卫，就站在三楼的门廊下，正面向着他这一面。

所幸他闪避的快，否则，那名女警卫居高临下，一定会发现他。

由于三楼亮有灯光，因而也使我们能看清楚来人的衣着和

形貌。

那人身材修长，着锦缎绣花英雄衫，腰系巴掌宽的银丝英雄带，佩一柄金箍嵌玉绿鞘剑。

他头上发髻轻挽，束了一方淡黄丝巾。看他圆润的天庭，斜飞的剑眉，以及熠熠有神的眼睛，应该是个英俊俊美人物。

但是，他的脸上却蒙了一方银缎丝巾，除了眼睛眉毛露在丝巾外，口鼻和双耳，全部蒙在丝巾内，因而，无法看清他的面貌轮廓！

身穿锦缎英雄衫，以丝巾蒙面的人，机警的盯着三楼上的女警卫，悄悄后退，迅即奔向楼后，急步向正中三楼的右侧绕去。

一到正中高楼右侧，他立即屏息提气，一长身形，极轻灵的飞上了三楼栏杆上，立刻有一股浓重的汤药味向他袭来。

他面前相对的就是东间亮着灯光的侧窗，那股浓重的汤药气味，正是由窗内传出来。

丝巾蒙面人深怕远处更楼上的护院灯光照见，迅即移至窗侧，急忙用小指在窗纸上悄悄戳一个小孔。

觑目向内一看，只见设有纱帐的檀木大床上，一个苍发银须，满面病容的老人，正仰面睡在黑缎绣花棉被内，鼻翅轻煽，发出了沉重鼻息。

一名绿衣侍女，正伏在床前不远的嵌玉檀桌上，显然睡着了。

丝巾蒙面人一见床上的患病老人，双睛内冷芒一闪，一个轻灵旋身已到了前廊转角处，急忙在银丝腰带中取出一粒细小珍珠来。

紧接着，屈指一叩，迳向那名女警卫的远处栏杆上弹去。

只见那粒珍珠，悄无声息的越过女警卫的头上，“叮”的一声

落在一丈外的栏杆上。

女警卫神色一惊，急忙转首看去。

就在女警卫转首察看的同时，丝巾蒙面人业已飞身向她扑去。

丝巾蒙面人一到近前，双手疾出，闪电般掐住了女警卫的颈部，用力一扭，发出了“ ”的一声轻响。

已经警觉不妙的女警卫，再想抗拒已晚，只见她张大了樱口，瞪大了两眼，随着那声骨折轻响，身形萎缩，缓缓闭上了眼睛。

丝巾蒙面人再不迟疑，立即将女警卫的尸体平放在栏台上。

轻灵、快捷，毫无一丝声息，称得上干净利落。

根据蒙面人眼角肌肉掀起的皱纹看，对他的杀人手法，固然感到十分满意！

但是，他却没有想到，他弹出的那粒珠子，应声弹起后，竟向楼下的庭院中落去。

随着珍珠落地的“叮叮”连续声响，接着传来院中另一女警卫的低声问：“小芸！小芸！”

蒙面人神色一惊，哪敢迟疑，伸手推开了落地窗门，飞身直奔亮着灯光的内室门帘前。

这时，楼下院中呼喊“小芸”的声音，不但提高了嗓门，而且充满了惊异！

丝巾蒙面人一听，神情懊恼，目光怨毒，飞扑中挥臂掀开了内室门帘，出手就向伏在桌上的绿衣侍女肋下点去。

绿衣侍女正在熟睡中，作梦也没想到死神已经降临，仅见她上身动了一动，立时停止了呼吸！

由于楼下院中已大声惊急的询问小芸为什么不出声，蒙面

人神情更显得慌急，“呛”的一声抽出了佩剑，急步奔至床前，寒光一闪，“卜”的一声已将老人的人头斩下来。

蒙面人迅即将剑交与左手，右手急忙在怀中取出一支毛笔，就沾着老人腔内激溅的鲜血，举笔就在墙壁上写。

血笔一挥，墙壁上立即现出两个飘逸挺劲的字来：“断魂”。

但是，第三个字才写了半个“剑”字，西楼栏台上已传来一个少女的清脆急声问：“小芸？你怎的了？”

蒙面人一听少女的声音，不由惊得一哆嗦，顾不得再将那个“剑”字写完，丢掉了手中毛笔，顺势一掌劈向了右侧花窗。

只听“蓬”的一声大响，窗棂四射，纸屑纷飞，蒙面人一个“巧燕穿帘”，飞身纵出了楼窗外。

也就在蒙面人飞出窗外的同时，室门帘猛的被掀开，淡紫纤影一闪，一个秀发微微蓬松，身上仅穿着藕色睡衣的绝色少女已惶急的飞奔进来。

绝色少女虽然神情紧张，万分惶急，睁大了凤目，张大了樱口，原本娇丽的面庞已没有了红润血色，但仍丝毫不减她闭月之美，羞花之貌，以及她雍容华贵的气质。

她奔进内室，两道惊慌的目光，立时射向了檀床上的患病老人。

当她看到老人的人头已滚到枕下，床上一片血渍，不由的呼了声“爹……”，飞身扑在了老人尸身上。

这位惊惶扑进室内来的绝色少女，正是老庄主“八臂神钩”沈鸿熙的唯一爱女沈丽梅。

就在沈丽梅伏尸痛哭的同时，楼外数声暴喝传来，接着是兵器相接的金铁交鸣声。

这声音将沈丽梅从悲愤中惊醒，她戛然停止了哭声，急忙站

起，愤然取下挂在床头上的护手钩，一式“巧燕穿云”，就在蒙面人逃走的窗孔内飞身纵了出去。

她的足尖并未点踏楼栏杆，双臂微振，疾挺腰身，直飞东厢楼的瓦面上。

一飞上东厢楼，即见外宅旁院的房面上，数名庄中护院，正在围攻一个身穿亮缎英雄衫，疾挥宝剑迎击的蒙面人。

沈丽梅一见，立即嘶声哭喊道：“不要放走了那贼人，老庄主已被他害死了！”

嘶喊声中，飞身前纵，手提着护手钢钩，直向外宅房面上纵去。

数名护院一听老庄主已被害身死，深觉责任重大，心中又惊又怒，同时暴喝，各人兵器齐出，纷纷向被困中央的蒙面人杀去。

无奈，蒙面人身手矫健，剑术不凡，方才一路追来，已有三人被他杀下房面。

蒙面人虽然武功不俗，但听了沈丽梅的凄声嘶喊，也不由得目闪惊急，额角渗汗。

只见他手中剑一紧，寒芒四射，咻咻声中，旋身飞舞，一连攻出三剑，围攻的数名护院，立有两人胸肩中剑，惊声中，翻身滚下房面。

丝巾蒙面人一见有了缺口，那敢怠慢，一个飞身已纵上了另一座房面，接着展开快速身法，直向庄外逃去。

这时东边更楼方面以及前庄大厅前，一阵喝声中，又有十数人飞身向这面纵来。

提钩追来的沈丽梅一见蒙面人身法奇快，就要逃出庄外，不由连声怒道：“贼子站住，有本事停下来！”

怒声中，飞身如燕，早已越过方才围攻追赶的数名护院，直

向眼看就要纵出庄墙的蒙面人加速追去。

丝巾蒙面人一听沈丽梅姑娘的娇声一声比一声接近，不由惊得神情慌张，加速狂驰。

沈丽梅的身法虽然快得惊人，但蒙面人起步在先，这时已飞身纵上了高大庄墙。

她心里比谁都清楚，只要让蒙面人逃出庄去，再想捉住他就难了。她心中一急，就在厅前东厢阁的房面上，一声娇叫，凌空而起，一式“彩凤啼巢”，直向蒙面人的后颈挥钩斩去。

刚刚纵上庄墙的蒙面人，一听沈丽梅的娇叫，着实吃了一惊，接着是一阵兵刃破风声。

他无暇多想，只得急忙回身挥剑交锋。

但是，当他看到沈丽梅手中的兵器竟是她父亲仗以成名的护手钢钩时，神色惊喜，双目闪光，手中一紧，银虹暴涨，咻咻声中，一连攻出三剑。

沈丽梅悲愤交集，自知活捉蒙面人已经不易，只有将贼子置于死地。她报仇心切，虽见对方剑势犀利，剑光如轮，依然挺钩直刺，奋不顾身，连钩带人，凌空下击，直向蒙面人扑去。

蒙面人一看这等拼命打法，着实吃了一惊，为了保命，身形后纵，就在一阵金铁交鸣，火花飞溅中，飞身纵向了庄外。

这时，全庄护院纷纷纵上房面，各挥兵器，齐声呐喊，也正向这面追来。

蒙面人飞退中，一看这情形，那敢再稍停留，双脚一着地面，转身越进林内。

但是，就在他猛的转身准备纵起的同时，头上一阵衣袂破风声响，挟着一股冷气已侵到了他的头上。

他这一惊非同小可，知道沈丽梅足尖一点墙头，紧跟着他的

身后飞扑下来，手中护手钩也正钩向他的脑袋。

在此生死关头，令他无暇多想，猛的一个旋身，就地向前滚去……

但是，就在他滚向地面的同时，眼前寒光一闪，面颊上接着一凉，殷红的鲜血，立时染红了他的脸上的雪白丝巾，数分之差，没有将他的丝巾挑下来。

一直未吭一声的蒙面人，这一惊非同小可，也不由吓得惊叫了一声，身形猛的一个滚翻，顺手抓了一把泥沙，挺身跃起，猛向沈丽梅的面门撒去。

沈丽梅一钩没将蒙面人的头颅削下来，内心非常懊恼自责，尤其没有挑下蒙面人的面巾，更觉遗憾。她身形一纵，双足落地，正待反臂挥钩，拦腰扫去，蓦见对方左手一扬，一蓬黑影，扑面打来。

由于事出突然，距离又近，沈丽梅本能的娇叫一声，撒招回保，手中护手钩猛的抡起一道钩影寒光。

沈丽梅虽然应变的快，但仍有数粒泥沙溅在她脸上。

沈丽梅又怒又急，一面挥袖疾拭，一面仍挥钩向蒙面人扫去。

数声暴喝，风声飒然，身法较快的十数名护院，也纷纷由庄墙上纵下身。

沈丽梅挥袖擦了一下眼泪，再睁眼时早已不见了蒙面人，心中又惊又怒，厉喝一声“贼子站住”，飞身追进了松林内。

十数护院一看，也纷纷各自追进了松林内。

只见林内一片黑暗，白茫茫的晨雾，在林间缭绕弥漫，哪里还有蒙面人的影子？

金光耀眼，橘红满天，太阳刚刚爬上了地平线。

距离大孤山仅七八里地的福星镇，是第一个听到沈家庄祸事消息的地方。

镇上唯一的茂盛茶楼，虽然太阳刚刚升起，但已挤满了吃早茶的人。

往日茶房们的叫卖声，茶客们的谈笑声，都听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满楼的怒斥喝骂，以及因痛恨懊恼而发出的拍桌子声！

关心老庄主八臂神钩安危的人，神情惶急，仍不断的涌向茂盛茶楼。

就在这些人中，出现了一个身穿半节铁灰上衣，月白长裤，足登黑缎剑靴的年轻人。

这位年轻人看来已有二十七八岁，晒得微显黑红的皮肤，深眉毛，大眼睛，高挺的鼻子，唇角上的那丝哂笑，显示了他的性格，冷峻、倨傲！

他的头发有些蓬散，发髻上随便束了根布条，陈旧的腰带上斜插着一柄漆皮剥落的无穗短剑。

他神情凝重的大步走进茶楼，无视那些匆匆赶来的茶客，迳自沿梯登上茶楼。

游目一看，他的两道浓眉蹙得更紧了，只见整座茶楼上，人头晃动，目光闪烁，你拍桌子他怒喝，几乎都在大骂“断魂剑客”。

二十几张桌子挤了近两百人，他真担心这座茶楼，无法承受那些激动茶客的擂桌踢凳而轰的一声塌下去。

那些添茶引座的茶房，虽然不敢将欢笑挂在脸上，一大早来了这么多的客人，眉目间仍有掩不住的高兴！

一个刚招呼过客人的茶房，一见腰插短剑的年轻人走上楼

来，赶紧哈腰谦声道：“爷！请随小的来！”

年轻人立即冷冷的问：

“去干什么？”

茶房被问得一愣，道：

“给您找个座儿喝茶呀！”

年轻人沉声问：

“不喝茶不行？”

茶房赶紧堆笑哈腰道：

“行！行！”

说罢，赶紧去招呼又上来的客人，但他心里却哼声道：

“那里来的愣小子？神气啥？”

那位愣小子早已两手向胸前一抱，倚在了墙柱上。

就在他的背脊刚倚在墙柱上的同时，就近一桌上的一个茶客，“蓬”的一声擂了一下桌面，愤声道：

“二哥，你说，像沈老庄主这样的好人，居然也有人向他下毒手，这个世间还有没有天理？这人还有没有个良心？”

说话的是个三十多岁的健壮汉子，他一双愤怒的眼睛，正望着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

被称为二哥的中年人却叹了口气说：

“照说，断魂剑客应该是个嫉恶如仇的侠义人士。”

正对二哥的少年人立即正色道：

“是呀！俺姐姐也是这么说，断魂剑客这几年来所杀的人，都是巨头、恶霸、山大王，甚至极厉害的魔头……”

三十多岁的壮汉，未待少年话完已愤声道：

“老四，别提你姐姐不好，她一年到头去找断魂剑客，好像非他不嫁似的，她找到了没有？”薄情少年立即愁眉苦脸的说：

“二哥，我也不满意姐姐，一听到断魂剑客在那儿出现的消息就赶了去，结果都是黯然神伤的回家来，好象丢了魂似的。”

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叹了口气，道：

“你姐姐也太傻了。虽然江湖上出了一个断魂剑客，又有谁真见过断魂剑客长得什么样子？”

这边的话声刚落，另一边又传来一个粗犷的声音，大骂道：

“断魂剑客呀断魂剑客，这回大概是在劫难逃啦！”

倚墙静听的年轻人转首一看，靠近窗边一桌上五人中，一个五短身材的青年，正在那里幸灾乐祸的大骂。

一个瘦削青年立即问：“此话怎讲？”

“沈姑娘在他的脸上割了一道疤，你难道没听人说？”

依然是五短身材的青年，哼声道：

“那，只好称他奶奶的‘疤剑客’了……”

他们之中年龄最长的一人却懊恼的说：

“据说沈姑娘当时用的是老庄主的护手钢钩，如果是她自己的霜华剑，哼哼，莫说一个断魂剑客，就是十个断魂剑客，脑袋怕也早给削掉了。”

瘦削青年突然不解的问：

“大哥，老庄主双手能发八种暗器，难道沈姑娘一种也不会发？”

另一个健壮青年抢先回答道：

“谁说的呀？沈姑娘的暗器手法，据说比老庄主还精，还高！”

瘦削青年立即沉声问：

“那当时沈姑娘为什么不发暗器，还让‘断魂剑客’跑了？”

五短身材青年懊恼的说：

“你那里知道，沈姑娘仓促追赶，她身上仍穿着睡衣呀……”

这边的话未说完，中间一桌上的一位七旬老人，神情凝重，面向着其他几人，沉痛的说：“老朽不敢相信沈老庄主是断魂剑客杀的。”

一个年约四十余岁的汉子道：

“老爷子，您不相信也不成呀！墙壁上明明写着‘断魂剑客’嘛。”

另一个青年急忙纠正道：

“不，听说‘剑’字只写一半。”

四十余岁的汉子则肯定的说：

“虽然只写了两个半字，但根据沈家庄的方总管说，和他以前在别处看到的字迹完全一样！”

七旬老人却微微摇头，淡然道：

“字迹可以模仿，衣饰可以定做，只有武功假不了……。”

同桌的七人，几乎是同时关切的问：

“老爷子的意思是……”

七旬老人正色解释道：

“首先是这个人的武功。你们想想看，沈姑娘的武功固然高，但比起‘云山双妖’、‘黑山老怪’、‘南北二省黑道霸主’江云飞、巢湖总瓢把子‘飞天虎’等人怎样？”

如此一问，其余七人顿时无言答对，彼此对望一眼，谁也不敢说沈丽梅的武功高过“云山双妖”！

七旬老人继续正色道：

“就算沈姑娘的武功过人，断魂剑客总不致在对方用钩的情形下，还被她在脸上割了一道。”

四十余岁的汉子则颌首道：

“唔！老爷子说的有道理，只怕这里面有问题。”

方才发话的青年突然道：

“这么说，昨晚那个断魂剑客是假的了？”

七旬老人颌首道：

“很有这个可能。最令人怀疑的一点就是他用丝巾蒙住了面孔……”

坐在老人对面，脸上有几个疤的中年人，突然似有所悟地问：

“老爷子以为是他们沈家庄上的人？”

七旬老人摇头道：

“那倒不一定，至少是沈家庄认识的人！”

一个面孔红润的青年人不解的问：

“老爷子，既然是沈家庄认识的人，为什么还杀沈老庄主呢？”

七旬老人正色道：

“当然有他的目的和原因……”

那个面孔红润的青年低声道：

“听说杀死的那个女警卫小芸，还是沈家庄侍女中最漂亮的一个呢……”

四十多岁的汉子则懊恼的说：

“所以说，这小子辣手摧花，也太可恶了嘛！”

几个人沉默了半晌，七旬老人说道：

“听说这个断魂剑客有人见过！”

如此一说，其余几人精神一振，不由同时“噢”了一声问：“谁？”

中年汉子抢先道：

“南北黑道霸主江云飞的小老婆‘花中魁首’就见过！”

其余几人急切的问：

“她怎么说？”

那汉子道：

“她说她那夜由外面回家，看到一道极快速的身影由沈家庄飞出来，尚未凝目察看，已呼的一声过去了！”

其余几人一听，不禁有些失望的说：

“结果还是没有看清楚！”于是又向那青年问：“你！你说，谁见过断魂剑客？”

青年道：

“巢湖总瓢把子‘飞天虎’手下的一位女坛主‘沉鱼儿’……”

其余几人一听，不由急切的问：

“她说她见过？”

青年有些得意的说：

“她不但见过，而且还和断魂剑客交过手！”

几人听得目光一亮，同时兴奋的问：

“她说断魂剑客长什么样子？”

岂知青年竟两手一摊道：

“非常抱歉，当初断魂剑客饶她不死的唯一条件，就是不得将他的真实相貌宣扬出去！”

其余几人一听，不由生气的说：

“王八蛋嘛！吊老子们的胃口！”

青年急忙道：

“骗你们的是龟孙子，沉鱼儿真的见过断魂剑客！”

其余几人只是又希冀的问：

“这么说，他曾对你透了一点儿口风了？”